

尤瓦尔·赫拉利谈《人类简史》出版 10 周年：

我写此书，是想帮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

■尤瓦尔·赫拉利

2011 年夏，我写完《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下简称《人类简史》）后，觉得肯定不会再讲那个故事了。我对那本书有一份特别的喜爱，也为该书的成功而心存感激，但我觉得我已经讲完了人类这个物种如今的故事。人类 2.0 仍在展开，可我想以后的故事最好留给别人去讲。

但是，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我想我恐怕要回到开头，重新审视我们这个物种通过想象建构秩序和统治结构的独特能力。

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假新闻比真新闻更强大；联邦调查局可以选总统；脸书可以左右选举；一个亿万富翁可以当选总统，而且比对手花的钱还少；一个国家可以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彼此拒绝倾听对方的意见。

换言之，人类以想象来建构大规模秩序这一独特的能力现在开始转向对我们不利。

过去，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这些想象的秩序赋予了人类更大的力量。它们创造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空前的福祉。可是今天，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等想象的秩序开始将我们撕裂。

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创立一个不以民族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由想象建构的新全球秩序。

有没有办法创建一个并非基于民族国家，或自由市场，或个人主权，或驾驭自然的想象建构的新全球秩序呢？

这就是我想在本书中讲的故事。写出上面这些文字的不是我尤瓦尔·诺亚·赫拉利，而是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按指令模仿我的写作风格写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叫作 GPT-3，是旧金山一家专门研究机器学习实验室“OpenAI”制造的。

GPT-3 接到指令，要它为《人类简史》出版 10 周年写一篇新序，于是它收集了我写过的书和文章、对我做过的访谈，以及在网站上找到的几十亿个句子，使用这些原材料生产出了上面的文字。这些文字没有经过任何编辑改动。

我读着 GPT-3 模仿我的风格写出的文字，心情复杂。一方面，我觉得这些文字不怎么样。GPT-3 抄了我自己写过、说过的一些话，将其与从互联网上搜罗到的各种主张糅在一起。这些主张中有很多是我不同意的，甚至有些我认为不能服人，或者简直荒唐可笑。如此产生的文章是文字与思想的大杂烩。目前我并不担心——GPT-3 不会夺走我的工作，至少今后几年不会。

另一方面，我真心讶异不已。读着上面的文字，我被惊得瞠目结舌。这是人工智能写的吗？！不错，这些文字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拼凑起来的杂烩。可天下文章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我写《人类简史》时，也阅览了许多书籍、文章和访谈录，把不同的思想和事实合并起来写成新的东西。GPT-3 生产的这些文字最令人震惊的是它居然言之有理。它不是胡乱拼凑了一堆句子，而是有着连贯的逻辑。

我不同意 GPT-3 的一些论点，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文字真的提出了论点。如果给“无限猴子定理”中的猴子一台打字机让它玩，我只需瞥一眼，半秒钟内就能够认定猴子打出的东西不是我写的。可是，我得把 GPT-3 的文字仔细读上一两分钟，才能得出结论这并不是出自我手。

还有一点令我惊愕，也令我警觉，那就是变化的步伐。GPT-3 作为人工智能依然非常原始，厉害的还在后面。

2010 年我写《人类简史》时，我几乎没有想过人工智能。它听起来不属于严肃的历史书，倒是科幻电影的题材。可是，当我坐在图书馆里埋头于故纸堆的时候，我那些在计算



机科学实验室的同事也没闲着。

2011 年，《人类简史》以希伯来文首次出版，一个名叫沃森的人工智能在美国一个很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上打败了人类参赛者，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在柏林城里的大街小巷穿行了一圈，苹果手机上安装了语音助手 Siri。

二

10 年后，人工智能革命席卷世界。这场革命标志着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的完结。数万年来，人类发明了各种工具，使人类的力量更加强大。斧头、轮子和原子弹给了人类新的力量。人工智能却不同。有史以来第一次，力量可能会脱离人类之手。

以前的所有工具都使人类更强大，因为工具本身无法决定自己的用途。决定权从来都掌握在人的手中。一把斧头决定不了砍哪棵树，一颗原子弹无法决定是否要发起战争。但人工智能可以。

今天，你去银行申请贷款时，已经是人工智能系统决定是否批准你的申请了。你求职简历的时候，审查你的简历、决定你的命运的很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

以前的所有工具都使人类更强大，因为人懂得工具，而工具不懂得人。一个农夫知道一把斧头能做什么，但斧头不明白农夫的需要和感觉。很快，人工智能就能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它是会继续做我们手中的工具，还是让我们成为它的工具呢？

至少还有几年的时间，人仍然比人工智能更强。具体来说，我们仍有能力决定人工智能和其他革命性技术的发展和用途。我们一定要明智地使用这个能力。

技术的目的从来不是先天确定的。同一个技术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用途。在 20 世纪，一些社会通过电力、火车和无线电的力量建立了极

权独裁，其他社会使用一模一样的技术创造了自由民主政体。21 世纪的新技术是用来造天堂还是建地狱，全看我们如何选择。

要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需要了解新技术的充分潜力，也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能使用人工智能创造一个新世界，那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能够使用生物工程学来重塑人的身体与头脑，你会做出何种改动？

童话故事里，一条神奇的金鱼或一个无所不能的精灵答应满足人的三个愿望时，通常都没有好结果。人所求的都是错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或幸福的真正来源。若想比童话故事里那些笨拙的人得到更好的结局，就需要知道作为人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所幸过去 10 年间，随着数字设备的威力呈指数级增加，我们对人体生物学和人类历史的知识也加速增长。自从 2011 年《人类简史》出版以来，科学家发现了人类族谱上的几个新支。

2013 年，在南非初次发现了属于纳莱迪人（Homo naledi）的遗骨。2019 年，发现了曾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上的吕宋人（Homo luzonensis）。2021 年，在以色列和中国分别发现了两个可能的新人类物种。

我们不仅知道了其他古人种的存在，还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吃的食物、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他们交配的对象。

我写作《人类简史》时，我们只知道几个小小的线索，暗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混种繁殖。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他们相遇相交的很多证据。我们还知道，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和另一个神秘的人类物种杂交过，那个物种叫丹尼索瓦人，是 2010 年首次被发现的。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混种人的骸骨，其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是丹尼索瓦人。

自我写成《人类简史》以来，人类的故事增添了众多细节和新的曲折。但是，我在书中表达的中心意思丝毫没有改变；对智人最好的描述是，他是会讲故事的动物。

我们创作出了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故事，而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基础和我们生活意义的源泉。为了这些故事，我们经常不惜杀人或者被杀。在黑猩猩、狼或任何其他有智能的社会性物种中，都看不到这种行为。

我们比任何其他动物知道的真理都多，但我们相信的虚构故事更多。只有人类会为了故事而彼此杀戮，而我的论点是，如果真想搞懂人类历史，就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的虚构故事。只看经济或人口因素是不够的。

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德国和英国为什么打仗？不是因为领土不够大或食物不够多。1914 年，两国有足够的领土为所有国民造房子，也有足够的食物养活国民。

但是，它们两国无法就一个它们都能相信的共同故事达成一致，于是就发动了战争。今天，英国和德国实现了和平，不是因为它们的领土增加了（其实两国的领土比 1914 年时少了许多），而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一个大部分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相信的共同的故事。

几千年前佛陀就说过，人世乃梦幻泡影。的确，国家、神祇、公司、金钱、意识形态都是我们创造并相信的集体幻影，人类历史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相信的故事比以前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有了追求幻想的更强大的技术。

古人想象天堂和地狱时，他们的幻想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打仗、杀死所谓的异教徒、不吃某种食物、禁止某些性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能上天堂。可是，他们只能把天堂推迟到想象中的来生。

在 21 世纪，至少有些人会忍不住使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学和其他革命性技术试着在今世实现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不谨慎地选择自己所相信的东西，很可能被幼稚的乌托邦幻想误导，陷入技术地狱之中无路可退。

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只学会计算机编码或解译遗传密码是不够的。人工智能和遗传工程学很容易被用来为极权暴君和宗教狂热分子服务。我们真正需要明白的是人的头脑以及头脑产生并相信的幻想。这是诗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任务，现如今这个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人类简史》引起了这么多读者的共鸣。我认为，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满足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需求，为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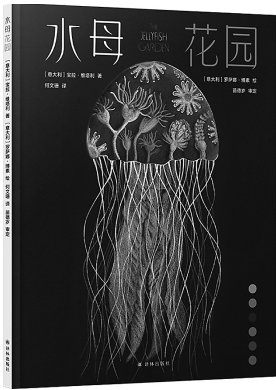
不过，我也试着帮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大局。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但大多数学校里教的和书本上讲的都还是某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当地历史。今天，塑造你命运的有领导人的政治决定，有工程师的技术发明，也有工厂的生态影响。

要想了解你的未来，你需要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和全人类面临的挑战。我写此书，是想帮人们更清楚地看世界，让每个人都有能力参加我们时代最重要的辩论。

GPT-3 冒充我写的那些文字我并非全同意。但其中有一句话我完全认可：“我们生活在由和我们非常不同的人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发明的思想牢狱之中。”在我看来，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展示这些思想牢狱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并表明我们并非注定关在其中无法逃脱。

人是讲故事的动物；没有故事，人类社会就无法运作。但归根结底，这些故事不过是我们为了帮助人而创造出来的工具。如果一个故事造成的弊大于利，我们总可以把它改掉。（林华译）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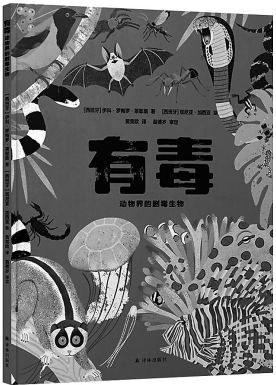


《水母花园》
著：罗萨娜·博素
林出版社
2022 年 5 月出版
定价：49 元

水母是深受孩童以及水族爱好者喜爱的海洋生物。但目前市面上以水母为主题的科普书可谓寥寥，是一个颇为“冷门”的主题。

本书作者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生物学博士宝拉·维塔利，插画师罗萨娜·博素是都灵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本书问世不久便获得 2021 年俄罗斯图书印象奖“非虚构类最佳插图奖”。

科普作家、科普达人严莹评价这本书时说：“《水母花园》就是那种，不管读者是什么年龄、什么水平、什么层次，拿到了就能直观感受到美的（书）。罗萨娜在这本里走的是写实画风，非常细腻。我们学科学的看科学绘本，常常会挑剔动物特征的细节错误，比如说蝴蝶是不是画成了蛾子的触角。在《水母花园》里，我挑不出这种毛病，水母该有的特征、该画的结构都画了。《水母花园》的内容同样无可挑剔，它符合儿童科普的叙述语言和体量，把儿童对水母的疑问都介绍清楚了。从水母的特征、习性、生活史、种类慢慢过渡到水母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水母的保护，整个叙述都是有逻辑而完整的，信息量也是刚刚好的容量。”



《有毒——动物界的剧毒生物》
（西）伊科·罗梅罗·莱耶斯著
塔尼亚·加西亚绘图
黄竞欧译
林出版社
2022 年 5 月出版
定价：49 元

本书是一本内容严谨、颜值在线的科普绘本，是科学家与专业插画师的智慧结晶。“有毒动物”是个独特、讨巧的主题，它很容易抓住孩子天性中对危险事物无法抗拒，却又往往无法探究究竟的好奇和躁动的心理。

作者伊科·罗梅罗·莱耶斯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她十几年的科普工作经验，使得本书的内容对孩童而言，在有趣的同时，足够“硬核”：从有毒动物的类型，到毒物的运作机制；从何为生物的门、科、属、种，到各个有毒物种；从我们熟知的蛇、蜘蛛、蝎子、箭毒蛙，到会让人惊呼“它也有毒”的懒猴、鸭嘴兽、鸟类，等等。孩子所能想到的、想要知道的关于有毒动物的一切，都能通过这本书获得准确的认知。

此外，作者还专门介绍了“毒理学家”这一职业，科普了毒理学家的日常工作。

专业科普插画师塔尼亚·加西亚的插图绚丽夺目，又总能精确地抓住动物的特征。若有读者以书中插图是美化后的艺术作品，打开搜索引擎后会惊讶地发现：“它们和照片里一模一样！”正是图文的双重准确性，使得孩子可以将这本书作为探险的“代餐”，亲近有毒动物，感受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迷人。

本书作者在后记中写道：“我是在 2020 年新冠病毒封城期间写的这本书，那是一个恐惧、失落和社会动荡的时期，当时我两岁的儿子已经好几个月没能离开我们的公寓了。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不得不在室内度过漫长时光的孩子们。”（喜平）

域外

变了，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日常和科学家形象

■武夷山

2021 年 4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联邦国防军大学社会学教授 Sina Farzin、德国不莱梅大学驻场作家 Susan M. Gaines 女士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 Roslynn D. Haynes 女士三人共同主编的 *Under the Liter-*

本书收录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芭芭拉·金索沃、美国作家理查德·鲍尔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等作家的作品，讨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主题，包括科学机构的经济

化，科研工作中的伦理、风险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之重塑，不断演化的科幻作品中的科学，读者对科学小说之接受以及科学小说对公众理解科学之潜在贡献等。

ary Microscop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本文作者译为“在文学显微镜下：当代小说中的科学与社会”）。

笔者 1993 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从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看反科学思潮”的会议论文，此文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便是 Roslynn D. Haynes 发表于 1989 年的论文《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与成见及其重要性》。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文学作品必然对此有所反映。不过，这条反映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科学与文学之关系的一位学者在 199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文学作品中是找不到对科学日常运作的描写的。这句话在当年也许是对的，可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三位主编在本书“导言”中写道：在 20 世纪

的最后 10 年间，我们开始看到有一大批新型小说涌现出来，它们对于真实的科研实践（包括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科研实践）以及科学家角色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行了明晰、深入的描述和探讨。

新一代的科学小说（science novels）有各种叫法——“虚构作品中的科学”“技客小说”“实验室文学”等。无论叫什么名字，反正科学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读者在此空间氛围里可以更好地体验和思考科学的威力：科学既揭示大自然的秘密，也推动社会变革，引发也试图缓解各种风险。

本书考察了在这一新的创意空间中发生的话语之隐含意义，一方面，科学及其成果是如何被社会接受的，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另一方面，科学工作是如何受到社会的影响的。

本书收录的文章分析了芭芭拉·金索沃（美

国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美国作家理查德·鲍尔斯（名著《回声制造者》的作者）、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我国作家余华对他评价极高）等在内的众多作家的作品，讨论了很多至关重要的主题，包括科学机构的经济化，科研工作中的伦理、风险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之重塑，不断演化的科幻作品中的科学，读者对科学小说之接受以及科学小说对公众理解科学之潜在贡献，等等。总之，本书可以成为当代文学课程和科学元勘课程有价值的参考书。

全书分为“导言”《文学显微镜之下的科学》和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的主题为“背景与语境”。分别为 1~3 章：晚近非虚构作品中的科学与社会（两位作者都是英语教授）；从个体知识生产到集体知识生

产——非虚构作品简史（两位作者分属于社会学和传媒研究）；在疯狂与平庸之间——当代小说对科学之混杂描绘（刻板描绘和真实描绘并存）。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嵌入的科学：科学工作和知识受到的社会影响”。分别为 4~7 章：面临风险的科学家（两位作者一个是文学学者，一个是天文学家）；臆想小说与似然合理性的意义——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的批评性反响所反映出的反乌托邦科学；当科学家是一位女性——小说与女性主义科学元勘（作者是文学、媒体与传播专业的女教授）；科学之经济化——来自科学小说的启示（作者是社会学家）。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孰因孰果：科学及其社会后果”。分别为 8~10 章：技术现代性之科学小说——晚近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形象（作者是媒体及文化研究教授和英语教授）；不听话的动物、顽固的事物——当代科学小说中的生物实体和科学知识生产（两位作者都是文学教授）；小说中的风险叙事及其引起社会共鸣的潜力（四位作者中包括一名文化社会学博士后、两名英语文学教授和一名社会学教授）。

